

欧之德 著

嬰兒血

四川文艺出版社



血 栗 生

欧之德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马铁水

封面设计/川 岛

书名：罂粟血

定价：12.80 元

作者：欧之德 ISBN7—5411—1442—1/I·1346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数：1—20000 册

印张：8

字数：210 千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飞鹰印刷厂印刷

内 容 介 绍

中缅边境，神秘的拉坎镇，血色罂粟随风摆舞。美中央情报局，BNT 特种部队和缅共人民军在这里布下了层层铁幕。大毒枭坤沙麾下“铁三妹子”神秘来去，如人无人之境，纵横捭合，如鱼得水。黑白二道联手出击，刀光剑影，险象环生，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血海沙场如是，欢场则更胜一筹。天生妖艳，绝色荡情，令多少雄武男子冥夜销魂，多少杀人越货者灵肉迷狂，无一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女魔王偏好童男，令多少青春年少堕入兽道，成为她泄欲的面首。魔道猖獗，毒焰嚣张。代号 YS 特别行动象一柄屠龙宝剑，直捣黑道魔窟，遍野红罂粟，洒下一串英雄血！

目 录

第一章 绝处逢生

1. 拉坎镇的中国老外做中国生意 (1)
2. 代号 YS 行动秘密张网 (10)
3. 没有祖国的孔雀公主 (20)
4. 只有罂粟能救 (27)

第二章 孤胆英雄

1. 回回食馆中的五湖四海与神秘侦探 ... (35)
2. 过干瘾的卡车司机咬住了“蓝剑” ... (48)
3. 一支没有国籍的流浪军队 (57)
4. 上帝破坏了追踪的艺术 (67)

第三章 女人是水

1. 帮得上忙的女人不多 (78)
2. 两个女人和小弟弟的特别游戏 (87)
3. 人肉炸弹的正数、负数 (96)

4. 让小弟弟做了一回男人 (106)

第四章 风尘绝色

1. 冬眠动物 (113)
2. 三十岁的寡妇五十年的老枪 (117)
3. 小书生大打出手 (122)
4. 男人有钱变坏，女人变坏有钱 (132)

第五章 大祸临头

1. 俏寡妇和猎人赛跑 (143)
2. 历史人物复现 (151)
3. 防人之心不可无 (160)
4. 虎毒不食儿 (172)

第六章 新三种人

1. YS 行动危在旦夕 (182)
2. 不再销魂 (192)
3. 进入特级保护的病号 (198)
4. 虎口余生二十年后终于相逢 (205)

第七章 血腥狂

1. 坤沙第七号工厂第二号女人 (218)

第一章 绝处逢生

1. 拉坎镇的中国老外做中国生意

当南马和李三妹像情侣一般与同车过境的众多游客漫步在中国境外的拉坎镇，并且决定看一场黄色录像的时候，已是中午时分了。

两人事先并没把看黄色录像这个“项目”列入过境计划。在边境地区看这类“三级片”并不困难，一些人家里有这类带子，录像点也不时放映这类带子，写上“艳情片，少儿不宜”就行了，边境毕竟是边境。只不过不像拉坎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放映，并且一边看一边还有性感女郎为你按摩，为你“全方位”服务。

如果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每个行为都一定要像法院办案那样追究动机的话，那么，南马和李三妹决定看录像那一瞬间的动机或许是受了拉坎满街陈列、出售的性商品的影响。

拉坎是缅甸北部边境的一个坝区小镇，与中国的曼洛镇仅隔一条曼洛江。这些年，大概两个国家都看准了旅游事业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都打开了过去封闭的国门，办起了两国边境地区的跨国旅游。以前，只有两国边民才有出入境的这

份自由，现在，内地人只要有·钱，凭身份证在旅游部门、旅游团体办个手续，就可以过一过“出国瘾”。虽然，只能纵深到对方境内几公里，但毕竟是实实在在的、的确确的出国，那神秘感和自豪感在通过双方升着国旗的边境检查站时便油然而生。

李三妹是上午10时骑着摩托车出国的。

李三妹是“边民”，她无须通过县里或州里的旅游团体交纳那80—100元的出境手续费，也无须去填写什么出境登记表、交验身份证、贴照片之类手续，她在曼洛镇做了两年生意，有临时户口，可以算边民，可以自由出入。她早已熟悉中国边防检查站那些当官的、当兵的，以及缅甸那边检查的娃娃兵们。那些娃娃兵年轻，通常只十五六岁，一身肥大的军装罩在嫩小的躯体上，常使她发笑。这种笑是讥笑，但从她那漂亮的脸蛋上显出来却成了媚笑、骚笑，娃娃兵们一挥手就让她过去了，就为了那风韵十足的一笑。

而南马出国则非要通过正规手续不可。他在下榻的曼洛镇绿孔雀旅行社办的出境手续，倒也简单，交身份证、交照片、交钱，“验明正身”，便是该旅游团体的正式成员。当然，不通过这些旅游团体也可以直接从边境站办，但是，你得自己解决交通工具。旅行社则有豪型面包车、小轿车什么的。

拉坎镇不大，从飘扬五星红旗的中国边境检查站出去驱车两公里，便进入该镇的“市中心”。实际上这仅是一个村寨。两公里的柏油路也到此为止。看来，任何国家都注重门面、注得“国际影响”。南马在柏油路的尽头下车时这么想。可惜，中国那边从曼洛镇到边境检查站也是两公里却还没有柏油路，汽车一过尘土遮天蔽日，大概拉坎那边一铺柏油，对曼洛无疑是个极大的鞭策什么的，也赶紧多方筹集资金搞“国际影响”。南马看见曼洛出来的

土路两边已铺满了石头，还有一些工人在施工，柏油路也指日可待。

曼洛、拉坎，虽是两个国家交界的地方，神圣的国界却隔不断同民族、同地域的风情。竹楼、大青树、凤尾竹、槟榔，这些热带风光的特点两边都差不多，但又毕竟是两个国家，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从曼洛出境的“中国老外”们下车不到五分钟，就能从商品接触中直接感觉到一种明显的不同。

南马是最后一个从那辆乳白色的面包车上下来的。一下车，一个持枪的娃娃兵就用手式指引他往右边那幢寺庙式的建筑走。他抬头一看，一块简陋的广告牌用中文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泰国人妖表演，美艳刺激

南马听说过东南亚一些国家有“人妖”，知道那是男人从小使用雌激素、变得和女性一样漂亮、性感。人妖不敢过境到中国表演，而南马已出了境，自然很想一睹为快。何况100元钱人民币一张的门票对他来说只是一根牛毛，但今天他不能看，他还要和李三妹碰头，只好“忍痛割爱”往前走。

已是十一点钟了，南马还没见到李三妹，便没有心思看那些异国风情。见到李三妹，落实了那批五十万元交易的货，他才放心。本来，李三妹可以和他一道出境，但“边民”坐旅游车出去，不符合常规。就像中国机关大院的人到大门口买东西坐出租车一样有悖情理。于是，两人便分开行动，约好在拉坎碰头。拉坎不大，就那么一个洋铁皮盖的有着几百个摊位的贸易市场，转上两圈就准能碰见。

对于南马来说，拉坎是他常来常往之地，他公开的身份是珠宝玉石商。缅甸是世界最大的珠宝玉石产地，他能不来么？这儿鳞次栉比的几百个摊位、铺面，至少有大半以上都卖的是玉石、翡翠之类商品。不过，南马知道，游客们买走的不少都是假冒伪劣珠宝。

这儿的另一大类商品是化妆品，法国香水、泰国口红、日本香粉、雅茜、珍珠霜、化妆盒……外国乳罩、裤衩、卫生巾……几乎都是女人用品，铺天盖地，应有尽有，向你炫耀，向你进攻。

南马对这些眼花缭乱的女人玩艺不感兴趣，不过，他却在这一些摊位中看见了李三妹。李三妹是女人，自然应该光顾卖女人用品的地方。她漫不经心地浏览着，不时抬头拢发，在一次抬手拢发的瞬间，她也看见了不远处的南马。她没有与南马打招呼，那目光似乎是淡漠的、陌生的。她继续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浏览着，像所有从中国过来的游人一样，极有兴致地欣赏着异国琳琅满目的这些小玩艺商品。

南马又看了看表，已是十一点四十了。他见李三妹不慌不忙，胸有成竹的样子，也就顺其自然，把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的玻璃橱窗。

他看的最多的是那些公开出售的色情品，全是催情淫药，且大多数商标都是赤裸裸的性画面。南马暗自好笑，他曾买过一些“快乐丸”回去，送给一个老朋友，服用后屁事不顶。那老朋友一颗老朽之心认了真，又拿去请一位在药物研究所工作的朋友化验，结果说是维生素，搞得南马哭笑不得，只好解嘲说：

“妈的，我们国家卖假药的人也多得很，何况他们那样的国家。”大有一种君子不见小人怪的肚量。

即便这些淫药是假的，南马发现，游客中买的人还不少。卖淫药的人好些都是脸上涂抹着防晒粉的妙龄少女。她们毫不害羞地向那些中老年游客介绍使用法，那口气平静得像医生给病人交待如何服感冒清一样。

南马看见，同车来的一个干部模样的秃顶老头既听得津津有味，又装得漫不经心、一副鄙夷丑恶现象的神色。可当他左右看看没人时，赶紧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从女郎手中接过两瓶可以外搽内用的“消魂液”，匆匆塞进手提包，又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离开了那个摊位。

南马走过去，以同车人的身份和他打了个招呼：“这儿的東西不少呀。”

“哼，全是卖低级下流的玩艺，什么名堂！”老头显得愤愤不已。

“假正经！”南马在心里骂了一句，突然冒出要耍耍他的念头，便有意与他并肩而行。

“喏，请你把这本《火凤凰》画册拿来看看。”南马对一个小摊主说。

“这是带色的刊物。”小摊主是一个中年妇女，她直言不讳，中国话讲的很流利，“看一次三元钱。如果你买了，这三元钱还你。如果不买，这三元钱就作为阅览费。”

“看一次就要三元钱，没听说过。”秃顶老头或许是舍不得那三元钱，或许是有南马在场看了后有碍体面，边嘟囔边准备离开。

“你把最好看的都拿出来，喏，这是三十元钱，作为阅览费，看中了再买。”南马慷慨地说。

“好咧。”女店主满脸堆笑，把一本本画册从柜台里取出来，”

这是《火凤凰》，这本是《花花公子》、这本是昨天才到的《龙虎豹》，都好看。”

秃顶老头一见有人付了钱，又看了看左右没有一个单位来的熟人，便折了回来，把头伸过来。

南马顺手递给他一本《龙虎豹》，笑了笑说：

“看看这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吧，开开眼界，回去再批判。”

秃顶老头不自然地笑了笑，却迫不及等地的把画册打开。画册三分之二的彩页都是120克精美的铜版纸，映入眼帘的或许是一个个搔姿弄首的女人裸体摄影。秃顶老头眨巴着细小的眼睛，既惊异又欣喜。南马看见秃顶老头的手在微微颤抖，不知是愤怒还是激动，他索性再恶作剧到底，腐蚀腐蚀这个假正经。

“有扑克吗？”南马问女推主。

“有，五十块钱一副。”女摊主随手又拿出一副扑克，包装大小都与普通扑克一样，看不出异常。

南马随意抽出一摞牌，在柜台上展开，天啦，全是一张张赤裸裸的春宫图！

“还有这种火烤画，你们要不要？”女摊主似乎认定这两位男人是从“那边”过来寻购刺激品的买主，索性把她的推销扩大起来。她拿出一张穿三点式的女性照片，打燃火机从背面一烤，嗨，三点式立即魔术般地退却了，而被三点式遮住的部位，则清晰展现出来。

“妈的，奇了，艺术和黄色怎么区分？升温是赤裸裸的黄色，降温则是三点式艺术。哈哈！”南马与秃顶老头交流着看法。“买几张回去吧，这个有意思，不欣赏欣赏怎么知道什么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

“怕……怕边境上要检查。”老头扭动秃顶又看了看左右，小声说。显然，他早就想买了。

“查不出来。”女摊主坦然地说，“别说这种小画片，就是黄色录像带都照样带过去。你看看那屋角堆多少空盒子？”

果然，一大堆录像空盒码在摊位后面，少说也有一、两百盒。

“为什么全是空的？”老头不解。

“为了使你们能安全带过边境检查站，我们把带子取出来，你们随便放在身上什么地方就行了，回去再买个空盒装进去照样放。”女摊主还是那么坦然。对于她来说，卖一本黄色画报、一堆黄色录像带就像卖一件衣服，一双皮鞋那样顺理成章。

老头经不起诱惑，买了一副扑克，一版有着40张图片的火烤画，一盒录像带，毫不吝啬地付了200多元钱，朝南马点点头，匆匆忙忙作贼般地走了。

“这家伙，说不定明天一回去就大做扫黄报告呢。”南马冷笑了两声，又俯身向女摊主，“怎么样，这笔生意该给回扣吧？50元一盘的录像带你卖人家120元，太狠心了嘛。”

女摊主推了他一把，笑道：“死贼，你专干拉干部下水的勾当，小心点。”接着，又压低声音说，“那批货李三妹已联系好，运输问题还是照老样，由我解决。她刚才露了一下面，现在在录像室等你。这下放心了吧？”

“谢谢嫂子。这段时间风声紧，才特意在边境两边都转转。好，我去录像室找三妹。尽管周围都没有人，南马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说完，装成若无其事的闲逛样，离开了摊位。他知道，在“这边”越悠闲、越和女人调情、越公开买黄色物品，越没人注意你。这儿也没有茶馆、酒店之类供人闲聊聚会，因而，录像室或

按摩室则是商谈秘密的好去处，中国过来的缉毒便衣要没有重要线索，一般也不会去这些地方。这是异国地盘；他们绝对不敢进去“扫黄”什么的。何况，这录像室是李三妹的嫂子——刚才卖黄色扑克和录像带的那个女摊主开的，人们叫她莲花。

南马和李三妹在中午时分心安理得坐在录像室看黄色录像的真正动机就是四个字：这儿安全。缅方警察也不会注意他们：大白天看录像的，都是“那边”过来的游客，利用有限的几个小时旅游时间开开“黄眼”，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录像室设在一间地下室里，“地下”二字的含义没有中国这类场所所包含的引伸义。李三妹的嫂子之所以选择这地下室做录像点，一是因为凉快（缅甸气候酷热），二是因为安静。有人要包场什么的更是好地方。

现在，录像室里只有南马和李三妹两人，售票处写着“包场”二字，显然，这都是李三妹的嫂子安排好了的。

一进门，南马就对李三妹讲那秃顶老头的事：“哈，那老家伙，想买点黄色品刺激刺激，有贼心又没那贼胆。他们那些人啦，哎，怎么说呢……真他妈可笑。”

“谁像你？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顶。”李三妹也斜着一双丹凤眼，用手指点了一下他的额头。看上去，她只二十六七岁，而实际年龄已三十一岁了。她的眼睛异常黑亮，黑亮中有一种灼人的热烈。她身段苗条柔软，脸上虽然有几颗淡淡的雀斑，却有着弯弯的、优雅的眉毛，有一对甜甜的酒窝，即使不笑，也有一种迷人的、带点淫荡的美。

南马一把抓住李三妹的手，顺势把她按在凳子上，神色严正地说：“好了，谈谈我们的正事吧。吴貌貌怎么说？”

“他说，最近中国那边追得紧，你不能直接去找他。他的货没有问题，但要在拉坎交货……”李三妹平静地说。

“狗日的，这老滑头……”

“你听我说完嘛。我说，人家南马先生是老主顾，这么大一笔生意，又是人家亲自来边界，而且在这之前已做成功了几笔，你还顾虑啥？他想了想说，我对南马先生是绝对信任，只是风声实在太紧。他中午先打个鸡卦，看看卦头顺不顺。如顺了，明天晚上就能把货送到那边。”

“还是走小路？”

“你放心，我莲花嫂子有办法。”

“好！”南马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要干就干大一点。你听说了吧。现在，中国有新规定，搞五十克以上海洛因就要杀头，所以，索性一次就干他个几万克，反正性质都是一样，要死就死一回。”

“别死呀活的，嘴巴放吉利点。又不是第一次，那么紧张干啥？来，看看录像轻松轻松，你们的旅游车要下午两点钟才开车。”

说罢，李三妹站起身，走到屋角的录像机旁，顺手拿起一盘带子熟练地放进去，按动了开关。录像机转动起来。接着，她又打开了电视机，然后转身回来与南马坐在一起。

电视机里，先传出一阵女人粗重的喘气声，男人的动作愈来愈粗野……

南马一边看一边一支接一支地狠狠抽烟，他感到李三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于是，他扔掉烟头，猛地把李三妹抱在怀里，李三妹大声呻吟起来，盖住了录像上那女人的声音。

屏幕上是一对野兽。

沙发上也是一对野兽。

2. 代号 YS 行动秘密张网

好不容易，景西市公安局缉毒队队长，何仁有了个睡懒觉的星期天。他在不厚也不薄的军用被子下翻了一个身，再把壮实的双腿弯曲在舒适的位置，准备再睡一阵。

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早晨，从窗外漫进来的空气清冷而甜蜜，裹着雾气的太阳光似乎也知道今天是星期日，显得散漫而又慵懒，不像平时那么灼灼逼人。讨厌的是从窗外驶过的一辆又一辆的手扶拖拉机，“蓬蓬蓬”！“蓬蓬蓬”！声音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震耳欲聋。对于睡懒觉的人来说，简直是悲惨打击。这还不算，还有一串串自行车的铃铛声、卖米线、卖包子、卖油条的流动吆喝声，吱吱嘎嘎的牛车声，全他妈的在为这个星期日早晨送葬。

何仁烦躁地又翻了一个身，顺便微微睁开眼，他才发现身旁那片应该属于老婆的位置空荡荡的，不知她什么时候起床又到什么地方去了，昏暗而充满香烟味的屋子里除了从窗外涌进来的噪音外，只有一只鸡啄米式的马蹄表还有“生命”的音响。其余的东西一切都是那样杂乱、随意地堆积着或散乱着。三抽桌上的双卡录音机和一个八磅空水瓶壳长年累月地闲放在那儿，落满了灰尘。还有那些早已用完或正在用的一个挨一个的雪花膏、珍珠霜、

廉价“外国”香水的瓶子以及感冒清、牛黄解毒丸、维生素B12注射液、十滴水等等药盒药袋，把一张桌子堆得满满的。

何仁皱了皱眉头，双臂交叉着放在脑后，他不愿再看那垃圾堆一样乱的三抽桌，也不愿再看属于老婆的那片位置，双眼只盯着有着裂缝的天花板，估摸着大概现在是九点钟左右。起来干什么呢？一旦从那个色彩纷迷的省城、从那个整天生意进生意出的木材公司回来，再取下“老板”的面具，回到自己“窝”，反而空荡得难受。

这是自己的“家”么？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似乎那里面有什么外人看不出的东西在蠕动，在变化，在挣扎，至使缝隙越来越深、越来越大。这房子是六十年代中期修的，一排一排，矮矮平平，像部队的营房，却比营房杂乱——家家门口不是鸡笼鸭圈就是堆柴堆煤堆破烂，再加上年久失修，既漏雨又裂缝，似乎随时都有在狂风暴雨或者轻微地震中倒塌的危险。就这样的房子还是老婆所在单位土杂公司的，沾了老婆的光，否则还没有这个窝。

昨天晚上，何仁和老婆又吵了一架，这大概是一百零多少次的吵闹。每次吵架的原因不尽相同，有因为孩子的问题；有家庭经济安排的问题；有女人对男人不信任，却又拿不出“把柄”的“第三者”问题；有莫名其妙的不知为什么事或什么话瞬间晴转阴、阴转雨的问题……总之，磕磕绊绊的日子像滚石头一样已滚过了二十年，棱角已基本滚磨成圆形了，儿子都已成长大人，再吵，这个家庭还是稳固存在、坚如磐石。其实，吵，也不是嘶吼的拳头摔碗碟。何仁毕竟是何仁，走出家门便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铮铮响的一块硬钢。而女主人周向红亦是国家职工，虽然站柜台